

用乡愁浸泡过的诗歌

蒙古马

□程冠军

我是蒙古马
我是足不践土的蒙古马
我是行越飞燕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夜行万里的蒙古马
我是逐日而行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毛色炳耀的蒙古马
我是一形十影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乘云而奔的蒙古马
我是身有双翅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有着亚洲铜肤色的蒙古马
我是有着中国龙身躯的蒙古马
我是有着东方醒狮基因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霍去病的蒙古马
我是关云长的蒙古马
我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秦始皇的蒙古马
我是汉武帝的蒙古马
我是唐太宗的蒙古马
我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蒙古马
我是踏破贺兰山缺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立德立功立言的蒙古马
我是上下而求索的蒙古马
我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蒙古马
我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蒙古马
我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仁义礼智信的蒙古马
我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蒙古马
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蒙古马
我是为天地位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蒙古马
我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蒙古马
我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蒙古马
我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铁肩担道义的蒙古马
我是为中华之崛起的蒙古马
我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蒙古马
我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蒙古马
我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蒙古马
我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蒙古马
我是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奔腾如长江黄河
我昂首如喜马拉雅
我立如泰山坚如长城纵横如唐古拉

我是蒙古马
我生在草原长在北疆梦在大中华
我吃野草饮甘露沐风雨染霜花
我日日夜夜奔腾不息天作被云作衣草原永为家

我是蒙古马
我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蒙古马
我是道不远人协和万邦的蒙古马
我是不惹事也不怕事的蒙古马
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蒙古马
我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之必胜的中国蒙古马!

□尚静波

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无论雅俗，若能在自己的生活里结识一个（或几个）诗人，而这诗人又视你为友，愿意和你来往交流是一件值得珍惜的惬意的雅事。因为，我所认识的诗人朋友大都是能诗意我的生活，从而让我的生活充满情趣和快乐的人，譬如这个拿了一叠诗稿要出诗集，并要我为之写序的诗人 王发宾。

我认识王发宾应该不是偶然之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长时间在作协做协会工作，又编辑着本地仅有的文学刊物，那么，和一直挚爱诗歌并创作风头正劲的诗人王发宾相识显然就成了大概率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相识是注定了的。认识了，且熟络了，我便称他为发宾，因为这样去了姓氏的称呼是透着些亲近的。

其实，说到底我和王发宾的相识是缘于诗，交往也是缘于诗的。他的诗，他的那些长长短短发表了或者没有发表的诗作。我回忆，我和发宾交往这么多年，往来长谈或短话已不计其数，似乎唯一的话题就是诗歌。他每次和我相见，是很少谈论别的什么的，总是会拿出一沓已经打印好的诗稿或是拿出那部蓄了他许多诗歌的手机让我看，他会讲创作这些诗的灵感是怎么来的，他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从这些交谈中，我会强烈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兴奋，体会到他创作的冲动以及索词得句的那种喜悦。当然，他有时也会有写作受阻，自觉词不达意的沮丧和懊恼，那时候，他便真性情毕露，率真地去激动，去痛苦，这便让我觉得他是肯为诗歌去做一切的。

我是读过发宾许多诗的，那些发表了或是还没发表的，凭我多年的在文坛厮守的心得和做编辑工作的经验，早已觉得发宾是一个可以写出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功的人。他的许多诗厚重而接地气，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会让人想到犁铧翻开的田垄或是棚圈里卧地反刍的老牛，他的诗又那么蕴含着力量和意志，让人联想到战旗飘扬的火热军营以及那呼喊喊着队列口令的出操和行军，同样，他的诗又那么辽阔和宽阔，让人想到草原上安详的羊群和炊烟升起的蒙古包，当然也想到羊年近了的额吉熬的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

我说这些并不是妄说，我读过他已出版的诗集《战士的心在燃烧》，更在我们刊物上编发过许多他的诗作，所以，我敢说，我懂发宾，也懂他的诗。发宾很有些独特，他不像许多诗人那样外向，那样善言辞，在社交场合甚至显得有些呆板，但我知道，他总在思索，将许多东西放在思想的饼铛上，反复地翻炒，直至成熟。他的创作从不跟风，只写自己认为值得去写的东西，并努力地使用自己喜欢并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这点上看，发宾的

□刘志成

八月的煤海之都，是怎样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绚丽多彩得让人目不暇接。

八月的绿色煤海，是怎样一幅豪放热烈的诗篇，激情飞扬得让人心湖泛起了星光点点的涟漪。

八月的神东矿区，是怎样一首唱不完的陕北民歌，甜美欢悦得让人心魂迷醉。

迷人的绿色，一直缭绕在我的心房，抒发着醉人的芬芳。在神东矿区的沉陷区治理林海里，我听到了神东人，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高亢迭荡。

面对这片曾经被风沙侵蚀，水源匮乏，干旱少雨的土地，我惊讶于神东儿女的智慧与创造，在强大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前，他们凝聚起个体单薄的力量，用强大的意志和力量成功改造了脚下的土地。曾经这里的大自然像一匹残暴的野兽，浑身披着风沙，肆意吞噬着鲜见的绿色，人们用力和它相抗衡，但这力绝不是蛮力，而是充满了智慧，这智慧一定是长久之计，而不是短志，只图一时之利。我想，这片土地上潜伏的奔跑的那匹暴躁的野兽一定是听到了人类温暖的呼唤，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善意。它看到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认真梳理着自己身上那些干燥的皮毛，它感受到了神东人的坚持和专注，终于它变得柔软起来，温顺起来，现在它的身上长满了绿色，刚开始绿

诗歌创作是已然有了自己的追求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的，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的某种成熟。

发宾写《蓝色的库库和屯》应该是有较长时间准备的，在完成这部诗稿之前，他就写过一些关于 青城 也即 库库和屯 的诗作，那些诗作反响很好，有人说，这或许成为他写作诗集《蓝色的库库和屯》的诱因和动力。但依我对发宾的了解，作为一个诗人，写作一本诗集去讴歌和纪念这一方生养他的热土是一件注定了的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只要写诗，他是一定会去做的。

大家都知道，库库和屯 呼和浩特（蒙古语谓 青城）是一座被历史铭记的，写入厚重典籍的塞外历史文化名城，它的独有的地域和民族风情以及在过往历史中发生于此那些令人无法忘却且充满想象的旧事，不仅只是过眼烟云般使纸页发黄，而是时至今日仍以一首诗、一本书、一支曲、一出戏 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应该说，这座不仅被文字记录又被人们口耳相传的塞外名城是许多人成就了它。同时，它也成就了许多人，譬如诗人王发宾。

我是个对呼和浩特历史文化有着极浓厚兴趣的人，读过许多文人墨客（其中不乏名家）所写的关于它的诗文，我甚至还编辑过一本名为《青城诗文百家》的厚厚的图书，但完全以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完成对一座城市数百年历史文化的缩写描摹，完成字字句句都浸润着情感和心血的歌吟，这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而发宾也就因此成为第一人。我还记得，两年前，发宾和我谈及创作这本诗集的构想时的情景，他说得很平静，但我听了却有些兴奋和激动，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老编辑，我意识到这构想的价值和完成它后将产生的让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效应。我立马告诉他，这构想很好，千万别轻忽了这创意，一定要坚持做下来。他像战士出征时宣誓一样地允诺了。他没有食言，如今他把一本用A4纸打印出来的诗稿摆放在我的面前，半晌无语，墨香轻轻散开，沁入心脾。

发宾的诗集《蓝色的库库和屯》共收录了长短不一的诗歌二百多首，从内容上说，或者从编辑顺序上说，基本上是由古至今顺延编写而成的。这其实是有好处的，这样的编排宛如将一株大树枝干做了一个横切之面，具年轮便清晰可见。说白了，他也正是力图用这样容易被人理解接受的方式完整地展示 库库和屯 的诞生和成长，展示那些蕴含在每一首小诗中的城市沧桑往事和历史变迁。

阅读发宾的诗稿，我惊讶地发现印象中的北方汉子内心深处那么敏感，那么细腻的柔软情愫。在他的诗集里，不只是把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简单直白，史料式地阐释，而是将它们分解成人们热爱的事物，那些事物是有温度的，甚至是可以呼吸的，这

煤海绿涛

色只有一点，但逐渐多了起来，有了力量，最后像海一样，覆盖了荒原。

伫立在柔风飘荡的绿涛中，满眼的绿色让人心旌摇曳。我不敢想象，在一片不毛之地上，何以能生出这样一片动人的绿色来。曾经这里，黄沙蔓延，就连孱弱的小植被也不能落地生根，它们往往刚冒头便夭折在生命的苍白之中。如今，这里，早就不是曾经的模样。脚下踩的，是葳蕤的草子，眼中充盈的，是滴翠的枝桠，头顶上空，是蔚蓝色的苍穹，就连偶来的柔风，也是湿漉漉的，再不会夹杂黄沙细石。远处的海子，泛着点点银光。它们是大漠曾经的渴望，如今星罗棋布，点缀着绿色。我感受到一股诗意，一股被细雨浸泡过的诗意，正悠悠地走进我的心田。

周身，是久久萦绕的惬意。你很难想象，在曾经的一片荒漠中，你竟然能有这样的感触。你更不会想到，这里是煤矿的挖掘区。在过去，我们单纯追求经济的繁荣而忽略了环保的重要，以致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如今，环保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在神东人的心底，他们把绿色的发展理念作为企业的毕生追求，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利，我们创造了勃勃深色的绿意。

在巴图塔沙柳林基地，在包勒高水库，这些曾是毛乌素沙地五大风口的地方，绿色的蔓延，水色的波光潋滟，让我们久久难忘。沿着成行的樟子松、侧柏、山杏、沙棘行进，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1985年，神东人在103平方公里黄沙肆虐中，他们栽下

样我们就透过整部诗集看到城市的骨骼、血脉、肌肉，丰满而具有生命的张力。

不用怀疑，发宾太热爱这座曾叫 库库和屯 的城市了，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并在这里娶妻生子，在这里读书，当兵，工作，也在这里写诗。我曾读他的诗后，多次感叹，他的诗有浓郁的土默川气息。如果把他的诗作为一次文学大餐来品味，那么我们从他的诗里就可以品出爬山调本土的芬芳韵味，也品得出蒙古民族民歌直抵心扉的穿透力，我不想在这里举例，因为我认为这样会破坏了读者阅读而有所获的快乐，就像我们提前告诉一个兴致盎然的足球迷比赛结果一样，这不是一件讨喜的事情，何况对作品之评价是见仁见智之事。发宾对自己这本诗集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如同每一个热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一般，发宾对诗歌的挚爱和追求都化作坚持不懈的默默劳作，每一个词，每一句诗，每一个意境，他都反复地斟酌推敲，直到找到最满意的表达。我知道，他在编辑这部诗集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增删和修改内容，以保证读者阅读印象的顺畅和完整。我知道，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的题目，他都是一改再改的，有时，每改一次他都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乃至让我都觉得他如此毫不吝惜地投入情感和精力是会生出创作的疲惫和焦躁的，但他没有，他是那么精力旺盛地投入他诗稿的修订中，毫不松懈，直到敲定最后一个句点。

发宾是个很有想法的人，这尤其体现在本人对这部诗集装帧设计的个人要求和建设上，考虑诗集的内容和他对草原古城家乡的热爱，他对设计者提出蓝天、白云、草原及古城等设计元素，这都得设计者认可。在整个封面及内文版式设计，他甚至连页码处那小小的装饰图案都考虑到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他诗集中那 页码标注处 与众不同的 马头琴 和 套马杆 不知为什么，我先前并未在意这类细小之处。但听他讲完之后，我头脑中的想象力和感知力就被他调动起来，那两个小图案会让我觉得这诗集所代表的就像一个原生态的歌者对故乡的歌唱，每一页都是，满满的乡情和乡愁。

我当然不能准确地说出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后会做些什么，但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到这本书会得到这座蓝色城市的珍爱，这是一个孩子献给母亲的亲吻，母亲会因之而激动，她会伸出双臂拥抱她自己的孩子，这个叫王发宾的诗人，并把这本诗集珍藏在城市的文学宝库中。

我还预感：一定会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诗歌的人，会喜欢这部诗集，这部叫《蓝色的库库和屯》的诗集，以及他的作者 王发宾。

□陈珍

牵牛花
牵牛花，不再玩牵牛牛的游戏了，逮着谁就纠缠谁。

扒在人家肩上，绕在人家腿上，抱在人家腰上，还举出一朵朵喇叭。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就不厌其烦的，粉嘟嘟地给人家吹奏，粉红色的回忆

傻瓜
青蛙一样蜿蜒。
土龙一样盘旋。
其实，就是地母抛出一节草绳，傻瓜蔓儿不甘心窝在窝里，肆无忌惮地爬出来。

流窜到这家，又流窜到那家。一不留神，就给人家缔造一颗，抑或几颗红的抑或绿的小太阳。

向日葵
秋风说起风凉话：向日葵不再向阳。那昔日的黄花受地火的烧烤，蜷曲，脱落。

不对呵，葵盘垂首，那是在沉重地沉思，圆盘一样圆地盘算着成熟与饱满。

豌豆

风生水起。
流云飞渡。

秋天

豌豆荚有些难耐而发急了。扁长的眼睛突然开启，瞪出一排排浑圆的明珠，滴溜溜转动着：

期待着烈日的轮子碾过。期盼着冷月的镰刀挥过。好去与一串串汗珠相切。

土豆
土豆的蔓儿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花凋、叶落。

光着的杆儿，挺起宣言：根下才是富足！
周旁的裂缝儿憨憨的含笑：多子多福啊！

呵，土头土脑，光滑溜圆土豆，骨碌碌滚动，滚动，正邂逅，银手镯镯，白胳膊膊的抒情小唱，正在邂逅个丢丢地拾捡

立秋
白云的白，映在碧水的碧上。蓝天的蓝，罩在青山的青上。

风景的缝隙间，深红和浅翠眉来眼去，挨挨挤挤，还故意地跑和追，验算着初恋的路程。丈量着成熟的路程。

这个安安静静，又热热烈烈的立秋日。



塞外秋色

张德华 摄

那年那马

□张成龙

暑假，我自驾领女儿去看草原、看马。女儿骑着枣红马一颠一颠地向草原深处走去，将我的思绪拉回到我那与马相伴的童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养马，耕田种地是离不开它们的。我家曾养过好几匹马，印象最深的是养过的一匹黄色的马。

黄马买回来时，才四五岁。别看年龄小，但耕起地来特别卖劲，虽然经常累得气喘吁吁，一双粗大的鼻孔一张一翕地不时冒着热气，但仍然拼命拉着沉重的农具向前走。黄马成为父亲伺弄田地的好帮手，也是我儿时的好伙伴。

村西南二三公里处有一片很开阔的低洼荒地，到处是沙土。每到夏季，就会星星点点地长出各种野草，成为天然草场，我们就叫那里 大沙坝。终于盼到了暑假，小伙伴们就相约着一起放马。黄马在大沙坝，欢快地吃着草，我坐在草地上贪婪地看着《三国演义》小人书，或听长者添油加醋地讲述《杨家将》的故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最惬意的童年时光。

有时候，我们还要搞赛马比赛。一次比赛中，一个小伙伴不慎从飞奔的马上摔下来，一只眼睛里进了沙土，眼睛红得吓人，不停地流泪，我们一下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从那以后，就再没赛过马。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一次，我们决定让马儿们吃一回夜草。夜幕降临了，北斗七星升起来了，可成群的蚊子也铺天盖地地袭来了。小伙伴们捡来一些枯干的野草，燃起篝火熏蚊子。我们故意跑进浓烟里，尽管被熏得咳嗽流泪，可一个个依然满身蚊子包。迟迟不见回家，有的家长找来了，我们才在责骂声中，一路哼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牧归了。

黄马的食量比较大。为了让它吃饱，我常常一个人找寻僻静处去放马，实在找不到有草的地方，就索性把它拴在树上，我到庄稼地里拔草来喂。一看到我抱着大捆的青草回来，黄马嘴里就会发出哼哼的声